

杜牧诗歌系年拾遗

何 锡 光

清冯集梧注杜牧诗，收入裴延翰编定的《樊川文集》诗四卷、北宋人所编《外集》、《别集》各一卷，另从《全唐诗》等辑录为《樊川诗补遗》、《樊川集未收诗补录》，编为《樊川诗集注》（以下简称“冯注”）六卷，并对其中少数篇章的写作时间作了考辨。今人缪钺撰《杜牧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进一步对杜牧诗歌作了编年和考订。但尚有若干篇目的系年仍未确定。兹对冯注和《年谱》未及而可考者，以年为次，略加考证，疏列于下。

宝历二年

《出宫人二首》（卷二） 杜牧时代，出宫人之事有数起，因而较难断定本诗的写作年代。冯注云：“此诗不知作于何时，亦正不必当放宫人时也。”今按：盖作于宝历二年。《唐会要》卷三“出宫人”条：“宝历二年十二月，在内宫女，宜放三千人，原嫁及归近亲，并从所便，不须寻问。”杜牧于上年作《阿房宫赋》，为刺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见《樊川文集》卷一六《上知己文章启》）。本诗对宫女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又对给她们造成不幸的统治者作了无情的讽刺，与《阿房宫赋》的大胆批判有相同旨趣，故当作于是时。其后开成四年、大中元年出宫人（见《旧唐书·文宗纪》、《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杜牧分别在宣州崔郸宣歙观察使幕中和睦州刺史任上，身为幕僚、命官，对直接斥

责皇帝荒淫无道可能有所顾忌，故当为其年少气盛之时作。冯注：“按此首又见王建《宫词》。‘十年’（指‘十年一梦归人世’所云‘十年’）作‘千年’。”

大和七年

《闻开江相国宋下世二首》（冯注《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云：“一作宋相国申锡。”）开州治所盛山，后改名开江（今重庆市开县）。“相国宋”即宋申锡，为大和中宰相。大和五年因谋诛宦官，被王守澄、郑注诬陷，贬开州司马，大和七年感愤卒（见两《唐书·宋申锡传》，《资治通鉴》卷二四四）。诗当杜牧闻宋申锡卒后作。按：本诗又见许浑《丁卯集》。

《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外集》）张判官，名迹不详。鄂州大夫，指崔郾。据《新唐书·崔郾传》，郾在穆宗朝“三迁谏议大夫”。杜牧以大和二年进士及第，其主试者即崔郾。《旧唐书·崔郾传》：“转礼部侍郎。冬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无非名士。”郁贤皓《唐刺史考》“江南西道·鄂州”，据《旧唐书·文宗纪》，系崔郾于大和五年八月至九年七月任鄂岳安黄观察使。《年谱》记杜牧于大和七年春在宣州沈传师宣歙观察使幕，奉命“至扬州（唐淮南节度使治所，今江苏扬州市）聘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往来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本诗云：“江雨春波阔，园林客梦催”，正合其时节。又“今君拜旌戟，凛凛近霜台”，即兼写崔郾之“旌戟”。诗当本年春在扬州、润州间所作，意在令张判官致意崔郾。

大和九年

《赠沈学士张歌人》（卷二）《年谱》云：“按沈学士指沈述师，张歌人盖即张好好。本集卷一《张好好诗序》谓张好好本江西歌妓，沈传师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环纳之’。沈传师移镇宣城在大和四年，后二年，则应在本年（指大和六年）。”《年谱》因将本诗系于大和六年。诗所

赠对象为张好好，云“沈学士张歌人”者，即“沈学士之张歌人”。按诗云：“吴苑春风起，河桥酒旆悬。凭君更一醉，家在杜陵边。”“吴苑”，指长洲苑，在苏州。上书重谏吴王句指张好好曾随沈述师到苏州游赏。河桥，在洛阳附近。晋泰始中杜预以孟津渡险，始建浮桥于富平津。唐通称河阳桥，《唐六典》载天下河桥有三，此其一。故址在今河南省孟州西南、孟津东北的黄河上。酒旆悬，《张好好诗》云：“洛城从相见，嫋嫋为当垆。”当指张好好流落到河桥卖酒。是言诗人与张好好相会于“河桥”酒肆，并邀其到家（杜陵）作客。杜牧大和四年至八年先后在宣州、淮南幕中，足迹不可能到达“河桥”。至大和九年在长安任监察御史，七月分司东都，方可能在“河桥”见到张好好。故本诗当是杜牧大和九年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在河桥与张好好相会后作。

《代人寄远》（卷四） 本诗首言“河桥酒旆风软”，与《赠沈学士张歌人》之“河桥酒旆悬”事相合。而“宛陵楼上瞪目”，据《太平寰宇记》卷三宣州，宛陵为汉县，隋大业初改宣城，为宣州治所。句也合张好好在宣州为沈述师所聘之事。故本诗之“人”，即指张歌人，当与《赠沈学士张歌人》同时作。

《题寿安县甘棠馆御沟》（卷四） 据《新唐书·地理志》，寿安县属河南郡（今河南宜阳县）。周武王时，召伯巡行南国，曾憩息甘棠树下。其地在宜阳，后人名此地所建之驿馆曰甘棠驿。《水经注·甘水》：“甘水发于鹿蹄山，世人目其所为甘棠。”《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洛阳记》：“河南县西南二十五里，甘水出焉，北流入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菜邑也。”冯注引《名胜志》：“宜阳县西北有胜因寺，即甘棠驿故址。”唐在寿安县建连昌宫，御沟即指流经连昌宫的河道，也即洛水。杜牧于大和九年至开成元年因李甘事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或游其地。诗当作于其时。（以下系年凡跨两年或以上者，皆以首年见。）

开成二年

《题水西寺》（冯注《樊川诗补遗》，云：“见《唐音统纂》。”）
 《念昔游》（卷二） 水西寺在唐宣州泾县。李白有《游水西简郑明府》诗。杜牧曾两次在宣州任幕职，据诗“一生焉再游”及“重上絜公楼”，则明为故地重游的口吻。絜公楼，建安中王絜登临之处。《文选·登楼赋》注引盛弘之《荆州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楼而作赋。”此系借用。杜牧先在大和四年随沈传师从洪州至宣州幕，后又于开成二年秋入崔郸宣歙观察使幕，直至三年冬。当作于开成二、三年之间。《年谱》此诗未系年，而云：“周紫芝《竹坡诗话》：‘杜牧之尝为宣城幕，游泾溪水西寺，留二小诗。其一云：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崑楼阁风。半醉半醒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此诗今载集中。（今按：载本集卷二，题《念昔游》，共三首，此其三）其一云：三日去还住，一生焉再游。含情碧溪水，重上絜公楼。此诗今榜壁间，而集中不载，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按此事未详何年，姑附于此（指开成三年）。”据《竹坡诗话》，《念昔游》与《题水西寺》亦同时作。诗云“十载飘然绳检外”（其一），当指大和二年（828）十月杜牧入沈传师江西观察使幕，至开成二年（837）又入崔郸宣歙观察使幕，一共十年。又“云门寺外逢猛雨”（其一），原注“越州”，指杜牧大和八年曾有事至越州。本集卷十六《荐韩又启》：“大和八年，自淮南有事于越州，见韩君于镜上。”

《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酿》（《外集》） 《唐刺史考》“江南东道·歙州”，系卢弘止于开成中任歙州刺史，云：“《南部新书》乙：‘郑滑卢弘正尚书《题柳泉驿》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亦见《唐文拾遗》卷二九引。按杜牧有《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酿》诗，《全诗》卷五四九赵嘏有《抒怀上歙州卢中丞宣州杜侍郎（御）》，‘卢中丞’即卢弘止。”按《新唐书》卷一七七有《卢弘止传》，《南部新书》“正”当为“止”之误。

又据《新唐书·杜牧传》，牧时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故赵嘏诗题所谓“杜侍郎”当为“杜侍御”。歙州属唐江南西道，治歙县（今属安徽）。据《年谱》，杜牧开成二、三年在宣州崔郸幕，四年即赴长安任新职。歙州北面紧邻宣州，卢弘止当于其时赠杜牧以“名酿”，而杜牧以诗作答。诗云“谁怜贱子启穷途”，正道出身任幕僚的况味。

开成三年

《春日言怀寄虢州李常侍十韵》（卷二） 虢州，《新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虢州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李常侍，《唐刺史考》认为可能是李景让，略云：“《新唐书·李景让传》：‘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商、华、虢三州刺史。’时约开成三年至四年（838—839）。”据《新唐书·李景让传》，“沈传师观察江西，表以为副”，而杜牧大和二年十月至四年九月在沈传师幕任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当即认识李景让。则李常侍为李景让无疑。盖右散骑常侍为李景让任虢州刺史时所授散官，故杜牧以“虢州李常侍”称之。故本诗当作于开成三年，时杜牧在崔郸宣州幕中。

《别沈处士》（《外集》） 沈处士，名不详。当即卷一《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之“沈处士”。《年谱》云：“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谓李中丞即李款。按《旧唐书·李甘传》：李款‘开成中累官至谏议大夫，出为苏州刺史。’同书《文宗纪》：‘开成四年九月，以苏州刺史李款为江西观察使。’则此诗之作必在开成中，而在开成四年九月之前。杜牧于开成二年秋末由扬州赴宣州幕，三年在宣州，四年初春即离去。此诗云：‘山城树叶红，下有碧溪水。溪桥向吴路，酒旗夸酒美。’与宣州情景相合，故定为本年作。”但《唐刺史考》云：“《白居易集》卷三四《送苏州李使君赴郡二绝句》自注：‘予自罢苏州及兹换八刺史也。’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系此诗于开成四年春。……缪钺《杜牧年谱》谓‘苏州李中丞’即李款，系此诗于开成三年，误。”今按《送沈处

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云：“东吴饶风光，翠巘多名寺。疏烟亸秋，独酌平生志。”所谓“秋”，为拟写李款到达苏州时的节令。若开成四年春作，则不但杜牧已携弟杜颢赴浔阳（见《年谱》），不可能写宣州风物，且与此节令不相当。故当从《年谱》定于开成三年作。其主旨在通过沈处士向李款致意。《别沈处士》云：“旧事参差梦，新程迢迢秋。故人如见忆，时到寺东楼。”“迢迢”，曲折绵延。句谓此行可能迟顿、延宕至秋天，与上诗“疏烟”句合。“故人”指李款，款为杜牧的朋友。据《旧唐书·李中敏传》：“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趋向大率相类。”同书《李甘传》：“又有李款者，与中敏同时。”李甘、李中敏、李款三人皆因反对郑注弄权遭贬逐，杜牧直接因同情李甘反对李训、郑注被贬，而由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故本诗当与《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同于开成三年作。

《宣州开元寺赠惟真上人》（冯注《樊川集遗收诗补遗》） 本集卷一有《题宣州开元寺》，卷三有《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外集》有《宣州开元寺南楼》，均作于开成三年，本诗当亦作于是年。

开成四年

《偶游石盎僧舍》（卷一） 原注云：“宣州作”。冯注引《江南通志》：“石盎寺在敬亭山旁。”杜牧先后于大和四年九月至七年入沈传师宣歙观察使幕，开成二年秋末再入崔郸宣歙观察使幕至次年在宣州。按诗云“载笔念无能”，“载笔”当指开成三年冬迁左补阙、史馆修撰事。但《年谱》云：“冬，迁左补阙、史馆修撰，但本年并未启程赴京，仍留宣州度岁。”“（开成四年）先于春初携弟颢赴浔阳依从兄慥。二月，自浔阳溯长江、汉水，经南阳、武关、商山而至长安，就左补阙、史馆修撰新职。”本诗云“益郁乍怡融，凝严忽颓坼”，指春气初至，冰雪消解，正合宣州初春景象。故本诗当为开成四年初尚未往浔阳时在宣州作。

《许秀才至辱李蕲州绝句问断酒之情因寄》（《外集》） 许秀才，名迹不详。李蕲州，据《唐刺史考》，即李播，开成三年至五年任蕲州刺史，云：“《唐诗纪事》卷四七：‘播以郎中典蕲州，有李生携诗谒之。’《全诗》卷三五九刘禹锡有《送蕲州李郎中赴任》，卷五二四杜牧有《许秀才至辱李蕲州绝句问断酒之情因寄》，《白居易集》卷三四有《送蕲州李十九使君赴郡》及《寄李蕲州》，并指李播。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谓李十九名未详，失考。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考证，李播赴蕲州刺史任在开成三年春。……李播会昌五年在杭州刺史任。”今按《年谱》，杜牧开成三年在宣州，四年春初在浔阳，二月后至五年在长安。宣州、浔阳并在蕲州之东。诗云“有客南来话所思”，“客”指许秀才，“南来”当指从蕲州至长安，而非蕲州至宣州、浔阳，故本诗当是开成四、五年在长安作。

《西江怀古》（卷二） 西江，西来的大江。长江由西穿巴蜀入楚，故称。按卷三《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作于开成三年，有“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句，与本诗末二句“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旨趣接近。本篇当是开成四年杜牧从宣城至浔阳，由浔阳溯长江、汉水赴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参上《偶游石盎僧舍》）途中望大江而作。

《题青云馆》（卷四） 青云馆，馆驿名。冯注：“《一统志》：《九域志》：‘商洛县有青云镇。’《旧志》，有废青云馆在州南一百五十里，即青云镇也。”按商洛县在商州东南，为长安通往山南东道的要道。杜牧开成四年自浔阳经南阳、武关往长安就左补阙新职，当途经商洛作此诗。

《见宋拾遗题名处感而成诗》（卷二） 此宋拾遗，当是门下省左拾遗。杜牧开成四年任门下省左补阙时，可能见到宋拾遗题名，因作此诗。

《三川驿伏览座主舍人留题》（《外集》） 三川驿，据《读史

方輿纪要》卷五七《陕西》六：“三川城，州南六十里。苻坚置长城县，西魏改为三川县。唐因之，宋废为三川镇。今为三川驿。”地在唐关内道鄜州（治所在今陕西洛川西）。座主，指崔郾。杜牧大和二年进士及第，主试者即崔郾。杜牧《唐礼部尚书崔公行状》：“敬宗皇帝即位，旁求帅臣。今相国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命服金紫。旋拜中书舍人，仍兼旧职。……二年选士七十余人，大抵后浮华，先材实。今上即位四年，……除陕虢观察使。”《旧唐书·崔郾传》：“昭愍（唐敬宗谥号）即位，选侍讲学士，转中书舍人。……转礼部侍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无非名士。……出为陕州观察使。”（《新唐书·本传》略同）所谓“留题”，当是崔郾从京师往陕州观察使途中在三川驿所题诗。杜牧本诗云：“旧迹依然已十秋，雪山当面照银钩。怀恩泪尽霜天晓，一片余霞映驿楼。”十秋，指崔郾在三川驿留题已历十年。按：崔郾“掌贡士”二年之第二年为大和二年，即杜牧进士及第之岁（828）。其任陕州观察使之时，已是大和四年（830）。《旧唐书·文宗纪》：“（大和四年正月）壬辰，以兵部侍郎崔郾为陕虢观察使。”再加十年，即为开成四年（839）。杜牧于是年入京任左补阙、史馆修撰，次年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可能在此期间特地前往三川驿瞻仰其恩师遗迹，而作本诗。

会昌元年

《独酌》（卷一）《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卷二） 《独酌》云：“烟深隋家寺。”隋家寺即《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其四“醉吟隋寺日沈钟”之“隋寺”。冯注：“《长安志》：万年县所领朱雀门街之东靖善坊、大兴善寺，尽一方之地。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寺殿广崇，为京城之最。按：隋于所移都所建寺，谅不可悉数，而大兴善寺则其最先而最大者。《酉阳杂俎》谓寺取大兴城两字，坊

名一字为名。兹云以其本封名焉，知当时容有隋寺之目。牧之此诗云隋家寺，而《长安长句》亦云醉吟隋寺，其即此寺与？”杜牧一生数度在长安。《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其四云“束带谬趋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言其有机会上奏朝章。所谓“皂囊封”，《后汉书·蔡邕传》引《汉官仪》：“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也。”此当指杜牧任左补阙事。按杜牧曾于大和九年任监察御史，其职在弹劾纠举，虽可能上奏，但其事不关机密，无须“皂囊封”。而其开成四年所任左补阙之官，得议论朝政得失，较合“有章曾拜皂囊封”所言情状。杜甫任左拾遗时作《晚出左掖》诗云“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可为“皂囊封”之别解。但一“曾”字，表明已为过往之事，而诗写一派春景，则当是会昌元年春，时杜牧转膳部、比部员外郎。至会昌二年春，杜牧已出为黄州刺史。兹暂定《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为会昌元年作。《独酌》以“烟深”写春景，与《六首》同；“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与《六首》之“醉吟”云云情味符同：盖皆游隋家寺后作。

《罢钟陵幕吏十三年来泊湓浦感旧为诗》（卷四） 钟陵，指洪州。杜牧大和二年在洪州沈传师江西观察使幕中，至四年沈传师转宣歙观察使，即是杜牧“罢钟陵幕吏”之时。湓浦在江州浔阳。宋陈舜俞《庐山记·总叙山水》：“江州有盆山，故其城曰湓城，浦曰湓浦。”自大和四年（830）至会昌二年（842）共十三年，时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无缘到浔阳。疑“十三年”为“十二年”之讹。十二年为会昌元年，杜牧在浔阳。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会昌元年四月，兄自江（州）守蕲（州），某与弟（自浔阳）同舟至蕲。”四月，正本诗“青梅雨中熟”之时。故当作于会昌元年。

《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卷二） 据《唐才子传·赵嘏传》，赵嘏以会昌二年进士及第。街西，唐长安城以朱雀门为中，其西面之坊市为街西。但据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赵嘏所居

永乐坊在街东。云：“《城坊考》：‘赵嘏宅。’《注》：‘按赵嘏有《下第后归永乐里自题》二首。’”本诗云“二条冰雪独来看”，为冬天景象。杜牧会昌二年出任黄州刺史，则本诗可能于会昌元年冬在长安任膳部、比部员外郎时，访赵嘏所作。

会昌二年

《题安州浮云楼寄湖州张郎中》（卷一） 安州，治安陆（湖北今县）。《新唐书·地理志》：“（淮南道）安州安陆郡。”张郎中，即张文规，会昌元年至三年任湖州刺史。《唐刺史考》云：“《湖州志》：‘会昌元年自安州刺史授；迁国子司业。’两《唐书》本传并未及湖刺。《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法帖要录》十卷，唐大理卿河东张彦远爱宾撰。彦远，宏靖之孙，三世相门。其父文规，尝刺湖州，著《吴兴杂录》。’”诗当为杜牧会昌二年春出为黄州刺史从长安到黄州途中，在安州所作。诗云：“去夏疏雨余，同倚朱栏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据《年谱》，杜牧于上年四月，因其从兄自江州刺史迁蕲州刺史，与弟颢从浔阳随至蕲州（今湖北蕲春），七月，赴长安。安陆在蕲州西北，杜牧去长安途中当在安陆与张郎中同游浮云寺，故有“去夏”云云之语。此次来游，时值春天，乃孤独一人，感慨系之，因云“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魂去”。

《云梦泽》（卷四） 冯注：“《元和郡县志》：安州安陆县云梦泽。”古云梦泽所指范围甚广，唐安州云梦泽即在其内。杜牧会昌二年从长安到黄州任刺史经过安州。本诗当与上诗同在安州作。

《题桃花夫人庙》（卷四） 冯注：“《一统志》：汉阳府桃花夫人庙，在黄陂县东三十里。唐杜牧有《题桃花夫人庙》诗，即息夫人也。”息夫人，即息妫（事见《左传》庄公十四年）。黄陂西临黄州。诗当为杜牧会昌二年从长安赴黄州路经黄陂作。

《春尽途中》（卷四） 诗云“独倚关亭还把酒”，关亭在陕州灵宝县西南四十里。《水经注·河水》：“门水东北历阳华之山，又

东北历峡，谓之鸿关水。水东有城，即关亭也。”又《读史方輿纪要》：“（陕州灵宝县）鸿关，在县西南四十里。”诗又云“游宦”、“一年春尽送春时”，杜牧一生多次自京城出关宦游，惟会昌二年一次乃于春天赴黄州。诗当作于此次出关。

《出关》（冯注《樊川集遗收诗补录》） 关，当即上诗之“关”，指鸿关关亭。诗云“朝纓初解佐江濱”，黄州南临大江，即“江濱”所在，句指诗人由膳部、比部员外郎出任黄州刺史。故定于会昌二年作。

会昌三年

《云》（《别集》） 诗曰“莫隐高唐去，枯苗待作霖”，为天旱苗枯，盼甘霖时降意。按本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云“牧为刺史，凡十六月”，作于会昌三年。又《祭木瓜神文》亦为求雨而作，云：“唯会昌六年，岁次景寅。”时杜牧任睦州刺史。则本诗可能会昌三年在黄州，或会昌六年在睦州作。

《寄崔钧》（卷四） 唐代两崔钧。一为崔有邻子，即冯注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崔氏南祖房钧”。一为《旧唐书·崔元略传》附元略弟元受子钧，字秉一，“鏹铄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者。杜牧所寄，当是后者。所谓“词臣陪羽猎，战将骋骈邻”，即写其“辟诸侯府”事。诗云“谁为乞火人”，谓希望有为自己解释误会之人。乞火人，用《韩诗外传》卷七，里母请火为人开脱的故事。按：本句暗喻的误会，当指李德裕的朋党积习甚深，使杜牧不得在朝为官，而远守僻郡。李德裕会昌年间为宰相。本诗第二句“为我谢平津”之“平津”，本指汉代宰相、平津侯公孙弘，用指李德裕的性格与之相似。《汉书·公孙弘传》：“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有隙无远近，虽佞与善，后竟报其过。”杜牧在李德裕宣宗朝被贬后所作《祭周相公文》明确指斥李德裕说：“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年谱》认为“此数语，可见杜

牧之出守黄州，自以为是受李德裕排挤之故”。盖杜牧以为李德裕对他有误会，因而出守黄州。而杜牧所欲为开解之人，当指崔铉从兄弟崔铉。崔铉会昌中曾任宰相，有机会为“扫门士”杜牧请火转圜，但崔铉亦为李德裕排挤贬官，无以实现杜牧的愿望。《旧唐书·崔铉传》：“会昌中，以本官（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为同列李德裕所嫉，罢相为陕虢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五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铉，元略之子也。”又：“（五年五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此期间，杜牧行后在黄、池刺史任上。故诗当在会昌三年至五年之间崔铉为相时所作。

会昌四年

《送国棋王逢》（卷二）《重送绝句》（卷二） 前诗云：“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冯注引《懒真子》：“七十更万日者，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犹有万日。”时当会昌四、五年间，杜牧自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重送绝句》云“绝艺如君天下少”，亦指王逢甚善棋艺。两诗盖先后作。

《哭李给事中敏》（卷三） 李中敏与杜牧交好。《旧唐书·李中敏传》：“元和末登进士第，性刚褊敢言。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趋向大率相类。”李甘刚直，忤郑注被贬，杜牧作《李甘诗》深表同情。李中敏的行事也与李甘类似，并因抵触宦官仇士良弃官。《新唐书·李中敏传》略云：“元和中擢进士第，与杜牧、李甘善。沈传师观察江西，辟为判官，入为侍御史。郑注诬逐宰相宋申锡，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中敏以司门员外郎上言，请斩注以快忠臣之魂。帝不省，中敏以病告归颖阳。注诛，以司勋员外郎累迁给事中。仇士良以开府荫其子，中敏曰：‘内谒者监安得有子！’士良惭恚，由是复弃官去。开成末，为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据《唐刺史考》，李中敏会昌初任杭州刺史，紧接会昌五年杭州刺史为李播，则李中敏当卒于会昌四年。诗亦当作于是

年。

《秋浦途中》（卷四） 秋浦（今安徽贵池）为池州治所。会昌四年九月，杜牧由黄州移睦州刺史。据诗云“萧萧山路穷秋雨”，以时节言，正合前往池州途中。

《后池泛舟送王十秀才》（别集）《后池泛舟送王十》（外集）《重送王十》（外集）《别王十后遣京使累路附书》（外集） 王十，《唐人行第录》：“全诗杜牧有《送王十至褒中因寄尚书》、《后池泛舟送王十》、《重送王十》、《别王十后遣京使累路附书》、《后池泛舟送王十秀才》诸诗。按王起曾为尚书，镇兴元（褒中），以时考之，王十必起之子侄无疑。进士通称秀才，起子铎会昌初进士第，王十是铎否尚待考核。”后池在黄州。卷三有《齐安郡后池绝句》，《年谱》系于会昌四年，诸诗亦当是年作。

会昌五年

《还俗老僧》《斫竹》（皆卷三） 唐武宗会昌五年，诏令灭佛。见《唐会要》卷四七及《通鉴》卷二四八。据《还俗老僧》云“雪发不长寸”，《斫竹》云“寺废竹色死”，当皆会昌五年灭佛后作。

《赠张祜》（《外集》） 张祜字承吉，清河人，寓居丹阳。元和中，即以乐府诗得名。穆宗时，令狐楚表荐之。穆宗以问元稹，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穆宗遂不用张祜。（见《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据《年谱》张祜会昌五年到池州，与杜牧唱和甚欢，九月九日，同游齐山，并赋诗。本诗云“数篇留别我”，当即与张祜别后赠作。

会昌六年

《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外集》） 杜牧与张祜上年在池州相会，盖曾同游南亭。此云“独来”，当是本年春末在池州刺史任上寄赠。

《润州二首》（卷三）《寄题甘露寺北轩》（卷四） 润州治所

丹阳（今江苏镇江）。杜牧大和七年在宣州幕中，奉沈传师命至扬州聘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往来于润州；又于次年应牛僧孺之辟任淮南节度推官（均见《年谱》）。扬州毗邻润州，皆可能游历其地。但诗云“放歌曾作昔年游”，则当作于会昌六年。据《年谱》，“九月，移睦州刺史，乘船沿江东下，转运河入浙。十二月，经钱塘。”运河正当长江转入润州之境处，故地重游，因有“昔年游”之叹。甘露寺在润州丹徒县。《润州二首》有“月明更想桓伊在”，与本诗“孤高堪弄桓伊笛”情调相同，“向吴亭东千里秋”与“天接海门秋水色”时节一致；而“扬州尘土试回首”与“曾向蓬莱宫里行，北轩栏槛最留情”皆为回顾当年，故本诗或于到睦州后所作。“寄题”，言游时未题，事后寄之。

《吴宫词二首》（冯注《樊川诗补遗》） 春秋吴国建都于吴（今苏州）。《方輿胜览》卷二吴王城：“按《越绝书》曰：吴大城即阖闾之所筑，周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象八卦。城中有水城，周十二里。《吴都赋》‘重城结隅，通门二八’，谓此也。”杜牧会昌六年秋由池州移睦州刺史沿运河入浙，当经过苏州作此诗。

大中元年

《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卷四） 内兄，妻兄。据《唐刺史考》，“会昌中”有“崔某”为和州刺史。按杜牧《自撰墓志铭》，“妻河东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时卒”。此崔氏，当为其另室。据诗云“共祝中兴主，高唱太平歌”，杜牧每以此种口吻写唐宣宗，如《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间世英明主，中兴道德尊”，《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吉甫裁诗歌盛业，一篇《江汉》美宣王”，《咏歌盛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圣敬文思业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又据诗云“桐庐春水生”，桐庐江经过睦州桐庐县，则诗定在睦州刺史作。又诗有“西方象教毁，南海绣衣行（原注：为岭南拆寺副使）”，及

“进退非无据，徊翔必有名”之句，指会昌五年灭佛，崔员外盖以和州刺史接任岭南拆寺副使，而杜牧劝其当适可而止。灭佛之事，直至大中初方停止。《通鉴》卷二四八：“（大中元年）闰三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故本诗当作于大中元年闰三月之前，时值春天。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卷二） 李使君，据《唐刺史考》江南西道岳州“李远”条：“《北梦琐言》卷五：‘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州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按李远大中时为建州刺史，见《新唐书·艺文志四》注。大中十二年为杭州刺史。《全诗》卷五二一杜牧有《早春寄李使君……》，当即李远。则其刺岳或在大中初。”今按本诗云“拂匣调珠柱，磨铅勘《玉杯》”，《玉杯》为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篇名；《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李远《龙纪圣异历》一卷。”似与《春秋繁露》杂用阴阳五行旨趣类似。则李使君为李远无疑。诗当即作于大中元年或二年春睦州刺史任上。

大中二年

《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卷一） 汴口，在通济渠东段入汴处。因唐时通称通济渠东段为汴河或汴渠，故称。杜牧一生经汴河入京共有三次。一在大和九年自扬州赴京任监察御史。二在大中二年九月自睦州刺史内擢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时。三在大中五年秋自湖州刺史任，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赴京。《年谱》：“《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四引《感定录》：‘唐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西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按谓‘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误。杜牧于大中六年始由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也。”所谓《题汴河》，即本集卷三《隋堤柳》。按本诗云：“因怀京洛间，宦游何戚草。”杜牧第一次经汴河入京，尚未有在

洛阳为宦的经历，故定非大和九年之作。后两次入京节令相当，皆为秋至冬。但本诗所表达的情绪，与《隋堤柳》的衰飒之感显然有别，故当为大中二年所作。

《咏歌盛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卷四） 关亭，地名，参上《春尽途中》。诗云“圣敬文思”，乃唐宣宗大中二年正月群臣所上徽号。是年九月，杜牧从睦州往长安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诗云“秋来”“霜后”，当作于本年赴京经过关亭时。

大中三年

《街西长句》《杏园》（皆卷二） 街西，指长安城朱雀街以西的街市。《旧唐书·地理志》：“京师有东西两市，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街，（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诗写春天长安风物，有句云“名园相倚杏交花”。名园有杏，当指长安东城的杏园。既写游春，间及东城之景，亦情理中事。而《杏园》一诗，为写春天杏园光景。按《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敕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武宗好巡游，故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又《松窗杂录》：“曲江池本秦时隍州，唐开元中疏凿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则杏园在大中元年二月后重新开放。杜牧在大中三、四年间在长安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两诗皆当作于其间春季。

大中四年

《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卷二） 许七侍御，冯注以为即许浑，云：“《唐音统纂》：许浑字用晦，一作仲晦。《纪事》‘睦州人’，误也。浑故相圉师之后，圉师安陆人，后裔家丹阳。浑集有《下第归朱方》《南海府罢归京口》及《京口闲居》等诗；又杜牧赠诗云‘东吴美退居’，皆可据。”按《新唐书·艺文志》：“许浑《丁卯集》二卷。字用晦，

圉师之后。大中睦州、郢州二刺史。”诗盖作于大中四年深秋，杜牧在湖州刺史任上。杜牧有“水榭”等“薄产”在常州义兴县。本诗末二句云“阳羨访吾庐”，原注：“于义兴县近有水榭。”冯注：“《元和郡县志》：常州义兴县，本秦阳羨县。倪瓚《荆溪图序》：苏子瞻曰：唐杜牧之水榭于溪旁，至今历历可考。”本卷下有《李侍郎于阳羨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羨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冯注：“《一统志》：水榭在荆溪县北，唐杜牧尝寓此，有诗。”义兴在湖州之北约九十公里。盖杜牧本年夏三上宰相求湖州，至秋为湖州刺史，“高秋”之时即可在阳羨作诗赠许浑。杜牧于次年秋拜考功郎中、知制诰，于八月十二日移居霅溪馆，不久即赴京供职（见《年谱》），则非“高秋”之时。故系于大中四年。

《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长句》（卷二） 据《唐刺史考》，赵纵可能于大中四、五年任庆州刺史，“按大中四、五年间党项屡为边患，见《通鉴》”。今按：《通鉴》大中四年六月：“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又大中五年二月：“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怒，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大中五年边庭渐安，则赵纵战死或在大中四年。诗亦当作于是年。

《除官行至昭应闻友人出关因寄》（卷四） 除官，任命官职。昭应，唐关内道京兆属县，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杜牧自长安外任有黄州、湖州二次，可能经过昭应之地。据《年谱》，杜牧会昌二年春出任黄州刺史，大中四年秋出为湖州刺史。本诗云“草木穷秋后，山川落照时”，则当为大中四年所作。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